

恶童安伦

[美]

吉姆·谢泼德——著

王晨光——译

JIM SHEPARD

THE BOY
ARON

黑田氏の

三
一
三

三
一
三

三
一
三

三
一
三



恶童安伦

[美]

吉姆·谢泼德——著

王晨光——译

JIM SHEPARD

THE

BOOK

OF

AR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恶童安伦 / (美) 吉姆·谢泼德著; 王晨光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1

书名原文: The Book of Aron; A novel

ISBN 978-7-5086-6239-8

I. ①恶… II. ①吉…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2558 号

Copyright © 2015 by Jim Shepar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Knopf,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LL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恶童安伦

著 者: [美] 吉姆·谢泼德

译 者: 王晨光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30千字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7-7349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6239-8

定 价: 3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爸爸妈妈给我起名叫安伦，可爸爸说真该叫我捣蛋鬼，舅舅则跟人说应该叫我糊涂虫。我会两手拿着药瓶把它们敲碎，把邻居家养的小动物从围栏里放走。妈妈说我还小，爸爸不该这么打我。可爸爸却说，这孩子就是欠揍。舅舅对妈妈讲，我一个人把全家人身上的疯劲儿都吸走了。

当我跟妈妈抱怨这些时，她说我只能怪自己。在我们家，治疗牙疼的方法就是给自己一边脸一巴掌。哥哥常嘟囔，我们从小连坐垫或枕头都没有，只能将就。每到这时妈妈会说，有本事就多抱怨，怨气多一点就能帮她把炉火生起来了。

舅舅是妈妈的哥哥，他是第一个叫我沙玛^①的，因为我总会干出一些蠢事，让他指着自己的鼻子警告我，“你的事儿上帝可都知道了”。我们跟另一户人家同住在靠近立陶宛边境的城市——帕内韦日斯^②的一栋房子里。我们家住前屋，墙上有四格窗户，屋里有盖着锡片的炉子。爸爸总在外打工赚钱，有一段时

① Sh'maya，希伯来语为שמעיה，拉比犹太教形成时期的著名拉比，被尊为圣哲。——译者注，下同。

② 立陶宛第五大城市。

间他倒卖动物皮毛。妈妈想让他换份工作，可他总说，教皇统教，农民种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妈妈靠给别人家擦地来补贴家用，白天她不在，邻居们就对我们肆意妄为，偷我们的食物，把东西扔到大街上。妈妈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后，又不得不为白天的事跟邻居吵起来，每当这时我就躲在院子里的垃圾堆后面，偷偷观察着一切。哥哥们回来后也会帮着妈妈。吵完之后他们总会问，咦，沙玛哪儿去了？我还是藏在垃圾堆后，呼呼的风把沙子都吹进了我的眼睛里。

舅舅说，沙玛这孩子总是只顾自己。可我没想过要那样，我也想了好多改进的办法啊，我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嘀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都闷闷不乐。

妈妈曾试着教我认读字母，可我没学会。她拿来一块木板，上面贴着一张表，她指着上面的小鸟、小人或者钱包，然后又指着它们下面的字母。妈妈花了一整天教我写曲曲直直的希伯来字母，可我就像个野孩子似的，叫不出东西的名字。老师们跟我讲话，我只呆呆瞪着他们。א、ב、ג、ד、ה、ו、ז^①，我不认识这些字母，它们也不认识我。搬家前我的最后一份成绩单上写着：品行，不合格；宗教，不合格；算数，不合格。连手工课都不合格。爸爸说这是他见过的最糟糕的成绩单了，让大家看看，我到底是怎么搞的。妈妈劝他，也许这孩子别的地方能做好呢。爸

① 希伯来语字母表前七个字母。

爸告诉她，就算这孩子再活一遍也还是这副德行。他还说，一个有着坚强品格的人能够改过自新，但是一个懦夫却不行。我常常会想，是不是别人也跟我一样学东西这么费劲呢？我也常担心，要是自己什么都做不了该怎么办。成为我这样的人实在太可怕了。

下雨天我会在街上把东西堆成堤坝来分散水流，再找些木板用棍子推着它们绕水坑玩儿。妈妈把我从外面的暴风雨拽进屋里，她说找到我的时候，我坐在那里，满脑子都想着鱼和煎饼。她把我放在贴着火炉的床上，说我几乎所有的病都得了一遍：水痘、麻疹、猩红热、百日咳……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像死着度过了。

晚上我躺着睡不着，就像邻居家的狗在等过路的马车。如果妈妈知道我没睡着，无论她自己多累，都会来到我的床边。为了让我尽快入睡，她告诉我，如果闭紧眼睛，天上那些亮光和星球就会从眼前飘过，很快消失，甚至来不及数一数。妈妈说，她爷爷曾告诉她，是上帝用自己的小拇指静静地操控着这一切。我跟妈妈说对不起，她说她并不担心我的学业，只关心我跟家人还有邻居相处得好不好。她说很多时候我的嘴巴动了，脑子却没动，或者脑子动了，心却没有。

弟弟出生的时候，我跟妈妈说真希望他被丢进鸡棚。四岁那一整年我都闷闷不乐，因为一只胳膊上注射了感染的疫苗。妈妈

说，即使旁边有别的孩子，我也是自己玩自己的。两年过去了，我什么也没学会，不会游泳，也不会骑车。我没有爷爷奶奶，姑姑婶婶，也没有教父教母。我问为什么，爸爸说因为社会上的寄生虫们衣食无忧，而那些值得尊敬的人却只能喝脏水，妈妈却说他们只是病了。我之前念儿童宗教学校^①，直到有天爸爸从外面回来说，已经 1936 年了，该让我接受现代的正规教育了。我很高兴能转学，因为宗教学校的老师胡子里总是留着饭渣，答错问题会用小棍打手，他家闻起来就像狗窝。后来我到了公立学校，那里到处都干净不少。新老师穿着欧洲风格的衣裳，爸爸也很满意。老师教会我识字后我就开始自学，因为无聊，谁也不认识，只好看书。

在新学校我遇到了第一个朋友，他叫约迪，我很喜欢他。跟我一样，他也是在别人眼里没什么前途的孩子，总是挂着鼻涕跑来跑去。我们俩常常做筏子放进河里，练习往远处吐口水。他也叫我沙玛，我叫他尿床鬼。约迪一犯事儿，总能躲得很远而不被老师抓到。一天早上大家都还没来，我们俩用棒子打木片，可是玩得太尽兴，不小心把教室窗户的玻璃打碎了。我们还吓唬那些背着漂亮书包、从来不会像我们一样光着脚的男孩。在家里约迪也经常给我惹麻烦。有一年安息日，我把家里的剪刀掰成两半，做成两把“小剑”，他一把我一把，可我也因此挨了一顿打。约

^① 犹太儿童宗教学校是一种教授犹太教基础和希伯来语的传统初等学校，一般在教师家里进行，不同年龄的男孩会一起上课。

迪的妈妈在因为牙病去世之前，只会教他唱一些悲伤的歌曲，其中一首是关于西伯利亚国王的。约迪妈妈刚去世他就来找我，可我却躲着他。第二天他告诉我，两个男人来家里把妈妈用木板抬走了，后来，他爸爸也带着他搬走了。

一年夏天，爸爸的表亲从华沙寄来了一张明信片，告诉他可以到自己的工厂里工作。那家工厂负责把棉线加工成布料。父亲搭着一辆载满鹅的货车去了华沙，后来也把我们带了过去。我们全家搬到了柴门霍甫街 21 号的 6 号公寓里。妈妈让我们把这个地址记住，免得走丢。弟弟因为肺病，只能整天趴在后窗看外面的垃圾箱。我们都觉得这次搬家最好玩的地方是广场对面那家裁缝店。那里的裁缝为军队做制服，窗户前摆着三排手一样大小的模特，都穿着小尺码的制服。我们特别喜欢那些小小的军标和勋章。

那时是夏天，家人希望我也能去工厂工作，可是路太远，得坐电车。我们被关在一间小屋里，没有窗户，一共五个男孩负责做布料。我们需要不断地摩擦布匹，直到磨出冬天长袜的那种纹理。每一匹布都要花几个小时，个头跟我差不多的孩子，得用胸部抵着刀片使劲摩擦才行。天热的时候，汗水不断地从头上冒出来，就像雨水顺着房檐往下淌。那些男孩总会打趣道：“瞧，我们这儿从乡下来了个多么努力的年轻人啊，他肯定要在镇上出人头地啦！”我却想：来这儿就是让他们嘲笑我吗？那之后我就没

再回去工作了。

爸爸说他真想结结实实揍我一顿，揍到我抬眼皮都觉得疼。我像只老鼠一样藏在扫帚下面。妈妈劝他消消气，毕竟家里还有很多事我能做，过几周也要开学了。爸爸最后只得作罢，说这孩子也只能躲过这一会儿。妈妈告诉他，这就够了。那天晚上他们开始打呼噜的时候，我偷偷爬到床上，亲了妈妈一口，把毯子从爸爸脚上扯到一边，盼着他着凉。

晚上因为睡不着，我就帮着妈妈做白天的家务。她得意地跟每个人说，有这么一个不怕早起的孩子真是幸福。我做得很卖力，经常陪着她，帮她洗完了一桶衣服，还给弟弟拿热毛巾敷在胸上。她问我这样是不是比整天打碎瓶子到处惹麻烦好多了，我说是的。当时我个子很小，妈妈拖地的时候我还能蹲在拖把前面的毛上。

妈妈跟爸爸说，至少孩子们现在规矩多了。爸爸回道，可是没一个身子骨壮实或脾气好的。晚饭的时候，他还笑妈妈做饭也像洗衣女工一样。“那你到外面饭馆吃吧。”妈妈回了一句。她后来跟我说，小时候她从不抱怨，所以她妈妈心里很清楚谁才是最懂事的，一直让她待在身边。于是我也学着在灯关了以后才做回自己，而白天就假装一切都很好。

新学校里，我们围坐的桌子不像之前学校那样脏兮兮的，而是真正的学校长椅。我想多看书，可是没钱，跟同学借也总被拒

绝。被欺负了也是等到上课铃快响了才动手。一次妈妈跟老师反映，有同学叫我“脏犹太小孩”，老师反问道：“他难道不是吗？”从此以后妈妈让我每周都洗一次澡。后来有个老师把一个女孩的耳朵拧掉了，妈妈知道后把我转回一所犹太宗教学校，那里也教波兰语，只离两站路。可每当老师让我干点什么我还是总往后缩，就像狗见了棍子似的。新老师问妈妈，到底该拿我这样一个浑身毛病的孩子怎么办。他说我就像只狐狸，虽然只有八岁，却很狡猾。妈妈把跟老师的谈话告诉了爸爸，他又把我痛打了一顿。那天晚上，妈妈坐到我床边问我原因，一开始我说不上来，后来我告诉她，我觉得大部分人并不理解我，理解我也不会改变什么。

我的两个哥哥都出城找到了工作，他们把羊赶到屠宰场，天黑之后才回家。哥哥们跟爸爸的想法一样，觉得妈妈应该待在家里，所以她悄悄告诉我，她打算接更多洗衣服的活儿。妈妈说，这虽然不是摇钱树，但也能帮上大忙，特别是在逾越节和岁首节^①之前。她还告诉我，她已经用私存的钱买了香皂、漂白粉和水桶。每次爸爸经过她藏着钱的地方，她都会紧张得头皮一阵发麻。我又问妈妈为什么不自己留着这些钱，她听了很开心，说等我九岁了就让我全天帮她忙。我听了很高兴，因为我知道，一旦有了足够的钱，我就要逃到巴勒斯坦或者非洲去。

① 逾越节是犹太教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岁首节是指犹太教历的新年。

逾越节前的一周，我们在炉子上架了大锅烧水，把妈妈的客户送来的床褥和衣服放进两个金属镶边的桶里。她先用一块黄色的肥皂把所有东西打上泡沫，冲干净之后再甩干，最后用篮子装起湿衣服送上阁楼，她已经提早在那儿的每一根椽子上都挂了绳子。为了让风吹进来，我们晚上也开着窗，可妈妈就因此没法休息。她悄悄跟我说，有坏人专门跳上屋顶偷衣服。听了这话，我就到阁楼上去睡了，好让她放心。

“看，你其实不只会关心自己。”第二天清晨妈妈叫醒我的时候这样说。她轻轻地吻了吻我的额头，手摸着我的脸。妈妈这样抚摸我的时候，那个总是被别人嫌弃的自己仿佛消失了。尽管如此，我也没让妈妈知道当时我已经醒了。

学校里没人和我一起玩，所以一放学我就回家帮妈妈干活。弟弟睡着的时候，我和妈妈聊了这些天发生的事。前些天在格西街的电车站附近，我遇到了一个骑着马的士兵，他从鞍囊里掏了些硬币给我。妈妈听了问我，那你有没有跟人家说谢谢？当然，我那时忘了。妈妈想法跟我一样，觉得这事有点古怪，她猜那个士兵是想起自己的孩子了。我们还听到邻居吵架的声音穿过客厅。妈妈告诉我，那家的爸爸整天都在犹太教堂，给自己在另一个世界保住一个位置，而妈妈要想方设法让每个人吃饱。那个妈妈生了十四个孩子，只有六个活了下来。我说他们或许不会再要孩子了。妈妈说，希望上帝能保佑那位母亲，让六只翅膀的小天

使带着好消息降临。

我帮妈妈做各种各样的事，可她总让我多照顾弟弟。弟弟什么都怕。妈妈在他床头点上蜡烛，让屋子里不出现黑影。弟弟的房间没有窗，夜里他总觉得有人站在窗户外面，或者有人在敲窗户，每次就只能哭着入睡。妈妈过去安慰他，让他别怕，可他的眼里依然满是恐惧，吓得我都不敢看。爸爸呵斥说别哭了，可这非但没有任何效果，他反而哭得更厉害。他又警告弟弟说，这栋楼里每个人都明白，父母是不会跟孩子妥协的，只要犯了错，就会受到惩罚。眼看爸爸快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了，妈妈赶紧把他推进另一个房间里消消气，让我和弟弟待在一起，想办法让他安静下来。

弟弟是个药罐子，床头摆着各种药片、药水还有呼吸器。妈妈教过我们，弟弟呼吸困难喘不上气的时候该怎样让他的头向前倾。弟弟不喜欢整天闷在家里，一次他离家出走，给我们留了字条，说他再也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了，之后便消失了两天。后来弟弟一回来妈妈就把他锁进了屋。他只好把椅子拖到床边，看看外面的世界。

虽然我不懂弟弟，可我喜欢他面无表情又安静的样子，而且从来不抱怨。别人把好吃的递给他，他拿着，瞥上一眼，然后又递给我们。除了睡觉和对着窗外发呆，他就是黏着妈妈。生气的时候也不哭不闹，不对人发火，只是静静走开，好几天不说话。妈妈说，这孩子太安静了，智慧都藏在心里。外祖母也是这么说

妈妈的。妈妈还告诉邻居，在弟弟还不会走路的时候，有次为了不让她离开，他张开手脚躺在电车轨道上，最后她不得不把他抱回了家。后来妈妈再问起这件事时，弟弟都会用手捂住她的嘴巴。

弟弟爱听广播，也正因为这个，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了雅努什·科扎克^①的节目。每周四的下午我都得和弟弟一起坐下来，隔着墙听广播。隔壁邻居的妻子耳朵不好，总把收音机开得很大声。那档节目叫《老医生》，我很喜欢，即使科扎克时常抱怨自己总是独自一人，却同时想着关切他人，特别是孩子们。这档节目吸引我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总能让我获得惊喜。有时候科扎克会采访夏令营里面可怜的孤儿，有时他会畅谈他喜欢飞机的原因，或是讲个童话故事。科扎克还会模仿各种奇怪声音。我问妈妈为什么这档节目叫《老医生》，她答道，让一个犹太教育者来塑造波兰孩子们的思想，好多人都不乐意。

也是那一年，我生平第一次在餐馆里吃饭。爸爸当时赚了点小钱，就带我去庆祝，也没告诉我钱是怎么来的。人生第一次，我能挑选自己爱吃的食物了。我一边吃，他一边考我有关扬·亨利克·东布罗夫斯基^②的知识，看来他真把自己当业余历史学家了。吃甜点的时候，他用自己的牙齿咬碎了核桃壳，逗得我哈哈

① 真名亨利·哥德施密特，医生、作家、记者、社会活动家、波兰军官。科扎克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教育家，出版过多部关于教育的书籍。他为争取儿童权利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② 波兰骑兵大将，爱国者，波兰国歌即是为颂扬他而作。

大笑。那天晚上，我梦见簌簌的风中一只乌鸦停在我的肩上，黑斗篷在我身后随风飘荡。第二天早上爸爸穿衣服时，我用胳膊紧紧搂着他。“这孩子今天怎么了？”他出门之前问妈妈。

我不爱搭理街道里的孩子，他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回应我。有时他们会朝我丢石子。夏天来了又去，我想学骑车，就跑到一个有自行车的男孩那里，他答应教我。第一次课后我就能自己骑了，可那以后他却不肯再教我。有天晚上我坐在一帮不认识的孩子旁，认识了鲁特克，那帮孩子让我离远点儿，我没照做。鲁特克戴着一顶兔皮带护耳的帽子。有个孩子问他帽子哪儿来的，鲁特克回答是从那孩子妈妈两腿之间找到的，接着那帮人开始对他动起手来。有人把鲁特克推到我身上，我接着用力推了那人一下，结果他倒在地上，脑袋磕到了铺路的石头。其他人开始追我们，鲁特克带我钻进隐藏在矿道旁的地道里，那群人没发现，跑了过去。我问他怎么找到这里的，他说从我出生起他就开始躲躲藏藏了。我们蜷缩在黑暗处，再问他问题他就不作声了，只是像只小狗那样不停地吸鼻子。

其实鲁特克个头比我还小，所有人都错把他妹妹当成了姐姐。他说自己家那个小村庄很可怜，地图上都找不到，全村只有三排农舍，篱笆围着，到处都是泥。他上过一年学，在米拉街一所教《塔木德》的犹太学校里。他说那所学校臭名昭著，毕业生大多一事无成。他爸爸是城里最强壮的搬运工，能拉动套在身上

的手推车，跟马相比也毫不逊色。从罗兹^①运来的装机器的板条箱，体积很大，三个人一起搬都费劲，对他爸爸来说却很轻松。没活干的时候他就坐在酒馆里，平常在雅鲁泽尔斯基^②家大院旁的火车站干活。那里的环境着实吓了我一跳。烟不断从炉渣堆里冒出来，熏黑了忙碌的码头上方的天空。

妈妈听说我交了新朋友很是高兴，但很快她就不乐意了，因为我总是和鲁特克混在一起，没人照看弟弟。鲁特克教我从蔬菜车上偷东西，我们其中一个故意制造混乱，这样即使那些小商小贩互相帮忙看着，也没人发现另一个人在干什么。他拿着从书报摊上偷来的法语小册子在上面指指点点，结果发现我对女孩子一无所知。是的，我确实一点儿都不了解，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还对几个猥琐的俄国人骂骂咧咧，发现我对政治也一无所知，这也不假。

鲁特克跟我说，谁也不能打搅我们的好日子。我把自己跟约迪一起闯的祸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包括打碎学校玻璃那件事，可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自从来到华沙，鲁特克全家人已经搬了三次家。有次一个男孩偷了他的帽子，鲁特克就把那男孩家的门弄坏了，被那片的警察关了几几天。后来他又用珠宝匠的锤子把一个孩子的脑袋敲破了。虽然那个男孩因此脑袋上缠着绷带，

① 波兰城市。

② 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1923年7月6日—2014年5月25日)，前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原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战时武装力量总司令。大将军衔。

人人都说他的样子像个酋长，可过后那人并没什么大问题。

我问鲁特克，闯了这么多祸，你爸爸不打你吗？他说自己会偷偷往皮带上抹上大蒜和洋葱，这样挨打的时候就没那么疼了。其实他能幸免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妹妹有口吃，这更让他爸爸头疼。他爸爸会模仿妹妹说话，故意嘲笑她，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治好她。他妹妹倒很喜欢我，因为每次她说话我都静静等着她说完，从不会不耐烦。他妹妹告诉鲁特克，她觉得我人很好，希望能多带我来。我跟她聊天的时候，他就借机从妹妹的秘密存钱罐里偷钱。鲁特克告诉我其实他妹妹都知道，但她从来不说什么。他拿够了钱，我们就去买香肠吃，用剩下的钱坐电车。

有段时间我一直陪着弟弟，他的身体也慢慢好起来，妈妈就让我带他去公园散步，呼吸新鲜空气。每次说要去公园弟弟都很高兴。后院堆着垃圾箱，阳光也透不进来，除了偶尔几只流浪猫光顾，整个院子都废弃了。不管我和弟弟去哪儿鲁特克都找得到我们。他说，千万别觉得有了肺病生活就没有希望，弟弟其实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就这样，有天我们终于说动了弟弟，让他偷了一罐果酱，还让他对着一个警察唱了支小曲儿。其他时候，我和鲁特克干我们的，弟弟只是跟着。每次鲁特克看到弟弟一脸茫然的样子，就问他：“维尔纽斯^①的天气怎么样啊？”这个玩笑我弟

^① Vilnius，立陶宛共和国的首都，曾拥有欧洲最大的犹太人社区，二战时遭到纳粹的种族清洗。鲁特克在这里是吓唬安伦的弟弟。